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板堂源半

怜花印佩

(台湾)云中岳 著



怜花印珮

〔台湾〕

云中岳 著

①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怜花印珮

〔台湾〕

云中岳 著

⊙ 下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怜花印珮

(加灣)三民書局 著

怜花印珮

(注：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2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7

(上、下册)定价：32.80 元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年轻英俊的印珮，智深艺高，行侠江湖，因路见不平，擒纵程大小姐，大煞黑道巨魁程氏威风。程家来客彭氏兄妹相援，击伤其兄，但也被武林三佳丽的玉芙蓉彭容若的毒暗器所伤。其后，印珮又擒纵了玉芙蓉。不久不料为阴毒异常、恩将仇报的大荒毒叟弟子追魂浪子令狐楚所算，又被为兄报一剑之仇的梅碧云、武林三佳丽的金梅所夺，投奔了人妖。结果被九尾狐沈丽姑困于密室，死拉硬缠，大摆色阵，逼其就范。印珮不为所动，在装扮黑小子的彭容若的协助下，逃出樊笼。岂知又被武林三佳丽的银菊、西门秋所劫持。毒剑雷少堡主因追印、彭两人，路见银菊见色起意，银菊不敌供出二人，结果印、彭乃至银菊皆被淫僧欢喜佛所掳。印、彭两人在困中结下了深情。银菊怕辱便暴露了彭的身份。雷少堡主聚众高手入袭，将彭与西门夺走，立即拜堂成亲。印珮乘乱脱出救玉芙蓉脱身。玉芙蓉虽柔肠寸断，终因俗习所绊，印珮终于凄惶离去。

中途，又救出了被雷少堡主所迫害的九尾狐，受伤后躲过了令狐楚的搜索。因身无分文，乃受雇于为父报仇的左婷，结果左婷父仇未报，反为令狐楚（公孙和）所掳，幸经印珮援手才脱出困境。由于令狐楚的挑唆，印珮又遭到甘姑娘的误伤，幸经左婷昼夜操劳，尽力照顾，终于脱出险境，他伸手轻抚姑娘的脸颊，无限怜惜，蓦地感到心潮一阵汹涌，难以自己，不禁在姑娘的颊上亲了一吻……

全篇打斗紧张剧烈，情节穿插奇妙，但热烈的爱情，似水的柔情，强烈的追求，伤感的别离，几令人感觉不但是一部武侠小说，实在也是一部令人感受强烈的爱情小说，甚值诸君一读。

2822362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常 任
海 军

目 录

一	雷电惊天	(1)
二	魑魍江湖	(18)
三	游戏风尘	(39)
四	武林佳丽	(63)
五	山雨欲来	(84)
六	杀机四伏	(104)
七	血腥复仇	(127)
八	癡龙出洞	(143)
九	威慑群凶	(163)
十	刀啸剑吟	(172)
十一	尔虞我诈	(185)
十二	风云又起	(198)
十三	毒剑出鞘	(217)
十四	寻衅毁庄	(234)
十五	赤山避祸	(251)
十六	金梅援手	(268)
十七	夺魂色阵	(285)
十八	弥勒泥偶	(309)
十九	魔中之魔	(332)
二十	生死相依	(342)

二十一	淫僧孽行	(352)
二十二	绝处逢生	(364)
二十三	不速来客	(381)
二十四	苦肉之计	(398)
二十五	江中走险	(416)
二十六	变幻莫测	(438)
二十七	殚精竭智	(461)
二十八	贼众火并	(480)
二十九	情结同心	(496)

一 雷电惊天

云沉，风狂，雷电交鸣，好一场夏日的大雷雨。

金蛇乱闪后，接着是炸雷惊天动地，刺目的电光不住疾闪，雷声震耳中，倾盆大雨势如万马奔腾。

一老一少两个人影，沿小径正要进入前面的树林。老人一挽袍袂，寿眉轩动说：“珮儿，快走两步。”

珮儿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后生，身材结实得像一头小牛犊，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六尺余高的身材；要不是稚容未褪，看背影决不像是个大娃娃。

“师父不是说大雷雨时，不宜进入树林，以免被雷火所殛么？”珮儿笑嘻嘻地问。

“谁要你进树林去躲雨的？”

“那……师父……”

老人用手向右首不远处，山坡下树林前的一栋小茅屋一指，说：“咱们到茅屋中躲雨。”

“好，这就走。”

“快，用轻功，看你这几天是否偷了懒，你先发，为师让你十步。”

“徒儿遵命。”珮儿大声说。

一道耀目光华直下树梢，同时响起一声惊心动魄的焦雷，丛林中最高的那株参天古木，立即火焰飞腾。

老人一跃三丈，像一个无形质的幽灵。

姜是老的辣，老人先一步到达檐下。

珮儿取下背上的包裹，抹掉一头一脸的雨水，笑道：“师父，你老人家只比珮儿快一步半。”

两人都成了落汤鸡。老人抿嘴一笑，说：“你还得下十年苦功，为师才能放心让你独自到江湖上历练。”

珮儿神色毫无异样，笑道：“十年，珮儿二十四岁，但愿能不辜负师父对珮儿的期望。哦！师父，要不要珮儿上前叩门，到屋内避雨比较妥当些，刚才那一声焦雷好怕人。”

“好，上前叩门，留意礼貌。”

“遵命。”

叩门三下，久久，声息全无。二叩，三叩，仍然毫无反应。珮儿剑眉深锁，说：“师父，是座空屋。”

“真是空屋么？”老人不动声色地问。

“好像是空屋。”

“胡说，空就是空，不空就不空，没有好像。”

珮儿脸一红，讪讪地说：“珮儿错了，应该只有一个正确的回答。”

“你应该记住，不能马虎。”老人板着脸说。

“珮儿紧记在心。”

“下次再用这种模棱两可胡乱猜测信口应付的话，必定重罚。”

“是，珮儿记住了。只有一个办法，来证明是不是空屋。”

“那你还等什么？”

珮儿绕屋走了一圈，后门与屋侧的小窗，皆闭得紧紧地，叫唤时毫无反应。回到门口，他从腰带内取出一把四寸长的小刀，片刻间便撬开了门闩。

但他并不急于推门而入，站在门前沉思。

“为何不将门推开？”老人问。

“师父，有点不对。”他双眉深锁地说。

“有何不对？”老人往下问。

“青天白日，门窗紧闭，里面声息毫无。”

“下雨天，并不足怪。”

“门上闩而不是上锁，可知屋内必定有人。”

“也许风雨声太大，而里面的人却又睡得太熟了。”

“按常情论，那是不可能的。再就是门闩并未加插，而且仅搭住一两分，如果屋里的人有意闭门挡风雨，不会仅搭上一两分便算了，有违常情，因此可怪。”

“珮儿，依你之见……”

“珮儿只是感到有些不妥。”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进去避雨？”

“进是要进去的，檐下挡不住风雨，师父请闪开。”

老人依言闪至一旁，珮儿向下一伏，伸脚一点门扇下端，门突然大开。

一声弦响，一颗寒星破空飞出，远及五六丈，贯入一株大树杆上，入木五六寸，劲道极为凶猛，破空锐啸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紧。

是一支短弩箭，高度恰好及胸，如果有人推门而入，正好射中胸部，好险。

珮儿窜起闪在门侧，苦笑道：“珮儿在鬼门关进出了一次。”

老人不动声色，袖手旁观毫不感惊讶，笑道：“你能多用心机，是难得的好现象。”

珮儿身形一闪，便窜入厅中。

“噢！”他讶然叫。

一个灰髯拂胸的老人，端坐在竹椅上，面向外，老眼瞪得大大地，安坐椅内丝纹不动。

他上前长揖为礼，笑道：“老伯请了，暴雨倾盆，叩门不开，不得已启门而入避雨，老伯海涵。”

灰髯老人不言不动，不加理睬。

他自知理屈，重新行礼道：“老伯……”

话未完，他的师父当门而立，沉声道：“这人已经死了。”

他吃了一惊，奔上前察看。

“不可接近。”师父沉叱。

他倏然止步，扭头道：“师父……”

“嗤嗤嗤！”五枚梅花针从半掩的东厢房内射出，发出轻微的破空锐啸，从他胸前飞过，危机间不容发。

假使他不是应声止步，恰好被梅花针射个正着。

他无名火起，猛地奋身扑出，“砰”一声一肩撞在房门上，门倒了，他连门带人倒入房中。

“哎呀……”房内有人叫，其声稚嫩，一听便知是小女孩的惊叫声。

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瘦条子身材，秀丽脱俗，眉目如画，惊惶地被门板撞倒在床脚下，脸色苍白，泪痕未干，手中紧握住一把匕首，狼狈地一滚而起，身手矫捷绝伦，像一头猎食的豹，身匕合一猛扑珮儿。

“珮儿快退！”师父沉叱。

珮儿已先一步迎出，叫晚了些，他一掌斜拨，奇快地拨中小姑娘持匕的右手掌背，闪身出腿急绊。

“砰！”小姑娘被绊倒在地。

他飞退出房，叫道：“师父，这位小姑娘好凶。”

小姑娘狂风似的窜出房来，咬牙切齿急冲而上。匕首冷电四射，急递而出。

师父右袖一抖，便搭住了小姑娘的右肘，喝道：“住手！老夫要知道，你们装了伏弩把守大门，再用梅花针偷袭，所为何来？小姑娘，你最好解释明白，以免误事。”

小姑娘浑身发僵，珠泪滚滚地尖叫道：“你们这些畜生！杀了我爷爷还嫌不够么？你们……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我化为厉鬼也要……”

“你以为老夫师徒是杀你爷爷的人？”

“你……你难道不是么？”

老人放开手，摇头道：“老朽师徒两人从宁国府来，经南陵要到

池州府，途遇暴雨……”

“鬼才相信你的话。”小姑娘揉着手腕说。

珮儿哼了一声，接口道：“住口！你敢对家师说这些无礼的话？”

老人摇手禁止珮儿再说，走向椅上的灰鬓老人，伸手一把脉息，苦笑道：“死去已有半个时辰，回天乏术。小姑娘，快准备后事吧，令祖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姑娘大概已知对方不是对头了，伏在乃祖的膝前痛哭失声，断断续续地道：“三月前，我……我和爷爷从……从池州迁来此地养病，一晌平安无事。今早来……来了三个人，把爷爷叫出，三个人一言不发便……便动手行凶。”

“结果是……”

“爷爷昨晚便禁止我出房，我躲在屋内偷看，后来心中一急，奔出和他们拼命，没想到相距在丈外，便被一个左颊有块三寸长胎记的老鬼，一记劈空掌便把我打昏了。不知昏了多久，醒来时已是近午时分，看到爷爷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养神。那三个老鬼由有胎记的老鬼扶住另两人，正向南面走。临行那有胎记老鬼说，要去叫一个叫火眼狻猊的人，再来讨什么旧债。”

老人脸色沉重，老眉深锁地说：“那有胎记的人，叫鬼见愁呼延百禄，是淮北一带凶名昭著的黑道煞星。”

小姑娘拭着泪痕问：“老伯，他们为何要找我爷爷？”

“令祖贵姓大名？”

“我叫甘彤云，我爷爷……”

“我知道了，令祖是甘渊，绰号称千手灵官。”老人变色叫，向门外扫了一眼，急急地说：“小姑娘，你必须立即离开。”

彤云姑娘已看出老人的不安神色，惶然问：“老伯，那……那鬼见愁他……”

“鬼见愁不足虑，可怕的是火眼狻猊，那宇内凶魔生性残暴，嗜杀成性，不动手则已。动则必鸡犬不留。甘姑娘，你必须及早离

开。”

珮儿大眼一翻，眉毛一挑，说：“师父，那火眼狻猊既然是宇内凶魔，何不毙了他为世除害？”

“胡说！你胆子可不小。”老人急急叱喝。

“师父……”

“为师有自知之明，对付不了那功臻化境的老凶魔。小姑娘，走吧，老朽替你带走令祖的尸体暂避风头，愈快愈好，迟则不及。”老人匆匆地说，神色极为不安。

珮儿走近，扶起千手灵官的尸体说：“师父，珮儿带他走。”

老人突然大喝一声，大旋身一掌挥出，低喝道：“带甘姑娘从屋后脱身。”

一个灰影疾射而入，突又向后飞退，叫道：“九绝诛心掌！你是九现云龙欧阳天。”

另一个黑衣人跨入大门，浑身水淋淋，腰带上佩了一支判官笔，当门一站冷笑道：“欧阳天，你要架这段梁子，大概是活腻了。我九幽鬼判留给你一条活路，给我滚出去。”

珮儿与甘彤云已无法脱身，通向屋后的走廊口，已出现左颊有胎记的鬼见愁呼延百禄，长剑指出，嘿嘿冷笑道：“谁也脱不了身，老夫已替你们留下了埋骨之坑。”

九现云龙脸色大变，沉声道：“九幽鬼判沈金与一笔勾消沈福，你兄弟俩何必落井下石？千手灵官在此地逃世养病，你们何苦再……”

先前接了九现云龙一记九绝诛心掌的灰衣人，是年约花甲的一笔勾消沈福，也是黑衣人九幽鬼判沈金的亲弟，不住揉动着右掌心怪笑道：“欧阳天，即使家兄肯放你走，在下也不放过你，你好好准备受死。”说完，撤下了判官笔。

九现云龙退至珮儿身侧。用传音入密之术说：“珮儿，为师替你开路，你带着甘姑娘从后门脱身，为师扑向鬼见愁，你便带了甘姑娘夺路。”

“师父……”珮儿惶然叫。

“不许多说，这三个人皆是宇内闻名的可怕妖魔鬼怪，咱们不能全陷死在此地。”

“师父！珮儿要与师父联手一拼……”

“不行，你……”

一笔勾消怪叫道：“不必交代后事了，你们谁也走不了。”

九幽鬼判徐徐撤下判官笔，一步步向千手灵官的尸体走去，一面说：“首老狗是否真的死了，老夫要亲自查验。这老鬼在呼延老弟与阴山双煞全力一击之下，不是毫无异状么？可能他在装死。”

声落，举起了判官笔，遥指千手灵官的心坎，作势点出。

甘姑娘一声厉叫，左手疾抬，右脚飞踢，右手前挥，人向前冲出拦阻。

左手发出的是五枚梅花针，右脚的鞋底飞出一把柳叶刀，右手则是一支袖箭，同向九幽鬼判集中攒射。

九幽鬼判一笔振出冷笑道：“破铜烂铁算了吧。”

一阵暴响，针、刀、箭全被判官笔吸住了。

九幽鬼判哼了一声，手一振，暗器全被震碎坠地。

珮儿及时拖住了彤云，急叫道：“不可造次，目下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

这一耽搁，失去了逃走的机会，九现云龙心中暗暗叫苦。

一笔勾消一声狂笑急步逼近叫：“欧阳天，在下刚才一掌落于下风，咱们来拼兵刃，你的剑呢？”

“老夫未带剑。”九现云龙硬着头皮说。

“真不幸，在下并不因为你没有兵刃而放你一马。”一笔勾消阴森地说。

九现云龙抄起一张长凳，扭下一根木腿立下门户说：“九现云龙也曾横行天下四十年，水里火里全泡过，从没请求别人放过一马，你老兄的话，对老夫是一大侮辱。你上吧！等什么？哈哈！”

笑声中，人影乍合。判官笔天矫如龙，排空直进，无所畏惧，直